

往事如昨

曾是一名黄金兵

时永发

乘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，1979年，光荣的黄金部队应运而生。1981年，我从长春冶金地质学校毕业，听从祖国召唤，如愿成为一名黄金兵，奔赴烟台。

初到一线连队，栖身于乡村老旧民房，日常工作便是翻山越岭、跋山涉水，艰苦的生活让我一时难以适应。连队指导员张文功和师傅刘文杰，在生活上悉心照料我，在工作上耐心指引我。真切的关怀让我深深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与共产党员的赤诚，从那时起，入党便成了我心中最热切的向往。

怀揣着这份炽热的理想，我始终以高标准约束言行，危难之处主动向前，苦累之事从不推脱，一心朝着心中的目标奋力

前行。

老旧矿洞地质调查，是金矿勘探路上风险最高的工作之一。这项任务需要深入废弃多年的矿洞，实地勘测、采样记录，整理详实的第一手地质资料，为后续深部及外围找矿工作筑牢根基。这些矿洞有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建成，有的可溯源至明清年代，历经岁月侵蚀，早已隐患丛生。洞内积水遍布，洞体支护老化松动，塌方危险时刻相伴。受限于当年简陋的作业装备，我们只能腰间系牢安全绳，踩着摇摇晃晃的软梯，借着手中手电筒微弱的光亮，小心翼翼向洞穴深处探索。软梯左右晃动不止，行进其间当真称得上命悬一线。耳畔时常传来岩壁渗水的哗哗声

响，如今再细细回想，依旧难免心生后怕。

钻机是金矿勘探的核心设备，整机重达二十余吨，设备搬迁也是连队里强度最大、时间最紧迫的重活。彼时机械化程度不高，整套设备的转运，全靠官兵们肩扛手抬。即便把庞大的钻机拆解拆分，单个零部件依旧重达上百斤。我本就身形单薄，这般重体力劳动早已超出身体负荷，但部队里吃苦耐劳、奋勇争先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，我咬牙坚持，始终没有落在队伍后面。记得有一年盛夏，烈日炙烤大地，山间无风、暑气蒸腾。我扛着近百斤重的钻杆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，汗水浸透了全身衣衫，最终因体力透支，中暑倒下。

参照物，迷失方向也成了常有之事。

一次，我与战友张海江完成当日采样任务准备返程，不料在戈壁中迷了路。暮色渐渐笼罩大地，夕阳即将沉入远山，我们两人背着十几公斤重的矿样，体力早已消耗大半，军用水壶里的饮水也所剩无几。倘若当夜被困在荒山，不仅要忍受饥饿与夜间低温，还要时刻提防狼群、野犬等野兽的袭击。危急关头，我们迅速冷静下来，一同商议对策：认准克拉玛依的大致方向稳步前行，确保路线不偏离；统一分配仅剩的水和干粮，做好应对困境的准备；不离不弃，无论多难都守护好手中的矿样；留意四周动静，紧盯光亮，等待救援队伍到来。

历经三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，就在我们二人精疲力竭之际，前方小山包上忽然亮起车灯——前来搜救的战友终于找到了我们。

我们启封提前封存的备用样品，重新开展检测。实验过程中，备用瓷砖同样出现开裂问题，各项不合格指标与初次检测结果完全一致。面对确凿的检测数据，企业工作人员最终心悦诚服。

如今我已退休，回首一路征程，我所有的成长、收获与成绩，都离不开党组织多年的悉心教育、用心培养与关怀鼓励。退休不改本色，往后的日子里，我会保持当年那个黄金兵的昂扬姿态，努力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本分，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、关键时刻站得出来、危急关头豁得出来，尽己所能发挥余热。

荒滩草木稀，狂风卷地石乱飞；旷野人稀鸟兽少，蚊虫肆虐难安睡；盛夏骄阳似烈火，昼夜燥热不成眠。这与《克拉玛依之歌》里描绘的荒凉模样别无二致。

当年我赶着马群寻找草地，到这里勒住马，我瞭望过你，茫茫的戈壁像无边的火海，我赶紧转过脸，向别处走去，啊克拉玛依，我不愿意走进你。你没有草，没有水，连鸟儿也不飞，啊克拉玛依，我不愿意走进你，你没有歌声，没有鲜花，没有人迹，啊克拉玛依，你这荒凉的土地。

就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，我们全体队员凝心聚力、连续奋战，短短数月时间，便发现了克拉玛依金矿点。

为了探寻深埋戈壁的黄金宝藏，我和战友们每日穿行在茫茫荒原之上，每天徒步数十里已是常态。我们随身携带着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、罗盘、测高仪等专业装备，可戈壁滩一望无际，没有村落、道路等明显

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，将部队严谨务实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延续到全新岗位上。

一次，我们对市场抽检的某南方大型企业生产的瓷砖开展检测，最终判定该批产品质量不合格。这家企业规模大，是瓷砖国家标准的参与起草单位，他们对检测结果有异议，并正式提出复检申请。质检所领导特意将我叫到办公室，仔细询问检测工作的细节，确认结果是否准确可靠。我底气十足地答复：“全程严格依照国家标准与检验流程操作，结果真实可信。”随后，在企业代表与单位领导的共同见证下，我



姥姥家的果树

孙景璞

姥姥家有三种果树——石榴树、枣树、杏树。它们的果实都是我的美味。

石榴树在天井的东边，有三丛株，一丛有四五棵，都是单花的酸石榴。

五月盛开火红的鲜花，雌雄同株。雄花花蒂像个小葫芦，授粉后渐渐膨胀，逐渐长成红皮的圆圆的石榴果。石榴果肉部分又分为两下两个半区，中间有一薄膜隔开。每个半区又为六个三角形的小区，都有薄膜隔开。每个小区都有石榴籽，开始是白色的，成熟后是红色的，石榴籽有甜味的，谓之甜石榴，其皮一般为绿色。有酸味的，谓之酸石榴，其皮为黄红色。有则谜语说石榴是“黄瓷瓶，肚儿大，嘴儿小，秋天咧嘴笑，露出珍珠和玛瑙。”石榴开花，正值端午节前后，火红的鲜花是妇女们特别是女孩们头上必插之花。另一种是金银花，又名双花或忍冬。

石榴树容易招两种害虫。一是石榴虱子，像白霜一样附在枝上，不像动物，除喷药外，还可以用木板刮掉。二是尺蠖蛾的幼虫，像蚕一样与树枝的颜色相仿，爬在树枝上，难以辨认。它行动起来就好认了——它的头部先跨出去，然后整个身子再伸过去是“Ω”形，这种虫俗名“造桥虫”。我和表弟见到它，就用木板把它拨到地下，成了鸡的美食。

石榴籽开始是白色的，酸得很。后来渐渐地成熟变为红色。霜降节前就成熟了，可以摘下来吃了。石榴可以储藏到春节乃至更长的时间。它的酸甜的味道可以增进食欲，所以是病人爱吃的水果之一。有的石榴容易裂开，裂开的石榴遇到雨水容易腐烂。要先摘下来吃。我和表弟吃石榴有新招——把石榴籽加上红糖，捣烂了再吃，不亚于水果罐头。我外祖父做火烧卖，有时也做糖火烧，故而家中有红糖。石榴留到霜降后再摘。酸度淡了，糖度高了，更

好吃了。

枣树有两棵，一棵在西窗前，一棵在后夹道内。都是无核枣，枣果肉只有一个软皮的核室，室内空空的只有点软皮儿。它是两株奇果，很少见。这是姥爷从河北沧州带回来的树苗。当年姥爷在北京某饭店做面案工，回家时，路过沧州一家旅店，因下雨在店内住了两天，曾到厨房与面案工交流过技术，二人成了朋友。离开时，姥爷向人家要了两棵无核枣树苗，栽在一个装有泥巴的铁桶内，挂在轴子后面带回来的。

枣树容易招两种害虫：俗名“触子毛”，它是刺蛾的幼虫，其毛刺能蜇人，被蜇后，皮肤红肿、痒痛。那时还没有风油精，人们用土法治疗，一是用火柴头涂之，二是用碱水洗之，能缓解。黄刺蛾的幼虫圆柱形，如一节手指那样粗。绿刺蛾幼虫扁平。触子毛另一个讨人厌的地方是它的粪便，黑色像绿豆那么大，掉在地上，人们得经常扫除之。

枣果开始是青青的，略有涩味，农历七月七有了糖度白白的可以吃了。八月十五红白相间，糖度高了。家人就可以摘一些煮在大黄米锅里再加上各种豆类，煮黄米豆子粥，这是一道当地的风味小吃。大枣晒干，可以长期保存。它还是中药材，几乎每副药里都要用它。

杏树在村后的地头上有三棵，东西两棵是苦杏，杏核仁有苦味，只能当药材用。中间一棵是臻杏，杏核仁可以吃。

姥爷让我和表弟去看杏，我俩就先用水桶从井里提上一桶水来，然后用脚猛蹬臻杏树干。熟透的杏就会被震下来。我们把它捡到凉水里，冲洗干净再吃，那杏是又烂、又甜、又凉，真好吃。大人嘱咐我们杏不要吃多了，吃多了要拉肚子的。

杏子熟了，姥爷就摘一些给街坊邻居尝鲜，然后再到集上去卖，臻杏价高，苦杏价低。三棵大杏树的杏能卖不少钱啊！